堅瓠集

堅瓠廣集卷之四目錄

長洲石農褚人穫學稼纂輯

天下中

洛陽爲天下中此古中國也劉舍人史通謂荆州爲天下中頗有論列此今中國也山海經云諸書爲崑崙爲天下中此盖言其大所謂天地之外復有天地也呂氏春秋曰白人之南建木之下日中無影蓋天

地之中也皆不可辨

都鄙

鉛槧云都者美也鄙者陋也詩云彼都人士史記云五羖大夫荆之鄙人也以帝王所居文物整齊士女閑雅皆可美者故其處曰都民士亦曰都人以邊陲郊野風俗蹊陋人物醜陋皆可鄙厭故其處曰鄙民士亦曰鄙人左傳子產治鄭都鄙有章

海龍王宅

録異記海龍王宅在蘇州東入海五六日程小島之前濶百餘里四面海水粘濁此水清無風而浪高數丈舟船不敢輒近每大潮水漫没其上不見此浪船則得過夜中遠望見此水上紅光如日方百餘里上與天連船人相傳龍王宫在其下

續齊諧記鄧紹以八月一日入華山見一童子執五綵囊盛栢葉上露紹問之答曰赤松先生取以明眼梁簡文帝云婦人於八月旦多以錦翠爲眼明囊凌晨取露拭目雜跖集人於八月一日作五明囊盛百草露以洗眼。荊楚歲時記楚俗以八月一日以露研朱點小兒額爲天炙以壓疾病今吳俗謂之天救

任公示兒書

潞安任復菴環以同知禦倭晝夜力戰徧身書姓名曰死綴職也為二親記此髮膚嘗見其示兒書云兒輩莫愁人生自有定數惡滋味嘗些也有受用苦海中未必不是極樂國也讀書孝親無遺父母之憂便是常常聚首矣何必一堂親人我見千言萬語絮絮叨叨只是教我回衙何風雲氣

少兒女情多倭賊流毒多少百姓不得安家爾老子領兵不能誅討齧鏖暴草此其時也安能作楚囚對爾等相泣閭閻間耶此後時事不知如何幸而承平父子享太平之樂期做好人不幸而有意外之變只有臣死忠妻死節子死孝皎定安開大家成就一箇是而已汝母可以此言告之不必多話四月廿四日太倉城西伏枕書

徐佩死難

長洲野志徐佩以廚役事任大夫璟大夫亦以廚役字之初不異且厚叉焉挈其出死力及倭寇犯吳淞大夫追至海上地曰四團晨食大夫整旅出遏佩從之衆咸曰曰爾饍夫何乃從征佩應曰吾主官于蘇而追賊外境知有君也吾事吾主而不與俱安乎乃持刃先倡旅有不進者揮刃促

之大夫善射多中賊佯稍矢盡縱横畢
箭期在必殺大夫大夫更以利刃擯逼佩意大
夫不覺獨殿後以手搏賊賊執而殺之以
是大夫得免大夫祭佩文云嗚呼佩也生
也食乎死也衛乎奇懷異抱而孰能如桓
桓者大食焉避難視爾之歸顏有餘汗英
魂已矣正氣不磨當為厲鬼殺此羣倭贖
野悲風脊江落日老淚如泉匪私爾泣

王夏兩相國

古稱刑不上大夫而明乃誅兩相國人知王文東市之誅由於徐有貞而不知實始於易儲人知夏言西市之戮由於嚴嵩而不知實始於立后世宗既廢張后屬意於方妃而意莫决密問於言言對曰臣請爲陛下賀夫天員而地方者也世宗喜遂立方妃爲后世宗待宮人嚴宮人怨謀弑逆

壬寅某夕所幸曹妃及寧嬪王氏侍寢寢熟宮婢楊金英張金蓮等以組縊上項叙股刺其囊組誤為死結不殊金蓮恐走告后后馳至解帝組帝乃蘇趣捕金英訊之辭首王寧嬪且曰曹妃雖不與亦知是謀時上病悸不能語后以上命曹妃及金英等十餘人磔於市并收斬其族屬上愈曰曹妃我所愛豈敢生此心寃之上德后之

功進封其父爲侯然終忿曹妃之寵恨后之妬而並追當日誤聽夏言之言欲殺之至二十六年冬宮中火中官請救皇后上不應后焚死言亦伏誅

宦告婦妻

學圃識餘正統間吳郡練從道綱按閩時有致仕郡守投刺晉謁問其來意曰某妻妬悍自佑成婚至今被渠凌辱萬端某誠

綱知之何故以訴公求治綱曰此公家事我何敢與知其復懇不已綱沉思良久遣吏至其家請夫人來吏至其婦已知厲聲曰彼國朝廷命官我獨非命婦乎取命服服之昇至察院綱據案治事其婦隨步而入綱呼卒褫其服呼其夫出授以杖其人持杖遶堦捶擊婦遍體無完膚泣拜懇免綱令具供放之自後無復故態矣

丘鵬妻妒

耳剽集載吏部主事丘鵬妻楊氏性妒多智鵬長之謁告歸吳母以未有孫謀置妾楊堅不可毋與鵬憤鬱而死御史何維持聞之遣吳同知令楊自盡楊鳳冠霞服手執敕命而出問曰奉旨來乎曰非也御史有役命楊笑謂曰妾六品命婦御史七品官耳敢擅殺人妾死不辭恐先生亦不得辭

其責矣同知唯唯而退白御史止之

女俠止妒

廣莫野語載一富宦無子妻極悍宦死婢妾數人一隊家頗殷實有女白父願嫁此宦父曰渠妻兇惡挺死妾甚多汝何尋死女固請父因送宦妾之至第三日妾方梳洗妻言起遲上樓梯口喃喃罵妾覷其將至用脚一踢倒撞梯下隨下樓坐其身上

捶打罵詈且言我年少女子家頗富厚豈嫁此老人只是一大官家因你絕了他後我今打死你替你償命着他另娶言畢又打婦求饒命且發誓任從再娶宦亦黎求放起後女生二男一登甲榜一鄉魁云

劉尹斷姦

葭陽雜識長洲三尹劉公爲吏通脫夫人性尤敏辨一日發審姦情事夫人自內覘

之劉責治姦夫事畢退堂夫人謂之曰纔所决事係女之惑男非男子之辜汝何苛責焉劉與抵辯夫人曰此事難以口舌爭夜飲後夫人賺劉出房外閉戶拒之不許入宿劉徘徊戶外欲設法誘而啓之而卒不能天明始啓戶謂之曰大抵女子立志不移男子自無由近之即此以推可証昨多之謬斷矣劉服其明智遂反招焉

韓城召釁

益智錄崇禎丁丑韓城薛國觀由僉都擢入內閣時帝以國計不足與國觀密議國觀對以外則鄉紳內則戚畹在鄉紳者臣等任之在戚畹者非出自獨斷不可因以李戚畹為言遂傳密旨借銀四十萬冉萬二駙馬各一萬金而周田近戚不與焉李氏父子相繼死追比甚力李氏盡鬻所有

室折賣所居房其親中書楊飲洪周國與
教李氏云有形之產既盡即不上納將如
之何國觀以其語密聞于終甄別遂劾二
中書閑住有青各延杖六十二人即日死
國觀夜歸下輿見二中書在門內怖甚是
時戚畹人人自危後因皇五子病亟見慈
聖李太后來甚怪帝不念懿親如不收還
將汝輩子都要與去皆諸人撰造傳報於

帝帝大恐於是停止追比復李成呪侯爵
而皇五子竟薨帝遂心恨國舅欲殺之以
謝太后後給事中袁愷以受賄事列款糾
之有旨勒自盡時辛巳八月事也

老叟百子

廣莫野語載成化時福建光澤縣民其妻
妾十一人生百子多寡不等後叟故諸子
爭産告縣有告隨母分者告隨子分者令

鶯異判云妻有大小子無嫡庶皆照子分給人生多男或以十計或以數十計業已爲奇況至於百且百子俱金誠字內希覯事雖河洛周王皆生百子然王之妃嬪頗多其請名受册封者止五六十人餘皆花生寄生不足比數今閩人乃尋常編氓之家而生百子且森然無恙非獨擅昭代之奇即求之古昔亦未前聞

劉魏合轍

魏忠賢之兇暴甚於劉瑾而其歲月事跡畧相類瑾以正德元年逐蕭敬入司禮監五年八月伏誅忠賢以天啓元年殺王安入司禮監七年十一月投繯而其事敗實在八月瑾贓元寶五百萬錠忠賢贓七百萬錠瑾之初遷發鳳陽司香猶自喜不失作富太監忠賢亦發鳳陽猶以千輛自隨瑾

欲以八月十五日謀逆忠賢亦欲以八月十四日謀逆璡年六十忠賢亦年六十璡之鷹犬張綵庚戌進士由選郎一再遷至吏部尚書忠賢之鷹犬崔呈秀癸丑進士由褫職御史陞列宮保兵部尚書璡死時言張綵誤我璡欲自立綵謀立宗室幼弱也忠賢出都門亦言崔家兒子誤我呈秀以兵餉未集緩十四日之謀也璡凌遲於

生前忠賢淩遲於死後自正德庚午迄天啓丁卯相去一百十七年姦先合轍如此

罷鎮

明武宗朝命宦者出鎮各省刺史以下皆伏謁得便宜劾奏府縣非法事氣焰縱横可畏世廟即位年纔十六時永嘉縣相君臣相得每上殿輒賜繡墩命坐一宦者過殿下承嘉故改容起立世廟注視良久明

曰堯龍旗曰猿先生猶畏此輩況其他乎
萬曆二十六年有詔加税諸省府黄頭使
者旁午于道武康太守孫鐵秀爲中使誣
奏檻徵京師其妻怖死賓秀以科臣申救
獲免吾蘇監税官者某于六門設税吏凡
負擔出入必税幾文致葛誠以蕉扇一揮
擊殺某監隨小閹税乃得能故世稱閹監
之禍如毒藥猛獸惟恐遇之者然

顧道民

張元長先生大復筆談載江上顧道民往來常潤間與一人面善見其子母相抱哭甚哀道民問其故人曰吾父小遂竹一千下邳有傳言父卒死而家窘甚不能遂赴所在故悲耳道民慰之曰姑自寛明日當有的耗後日道民來報汝父無恙又出其父手書歎慰而去道民日行六百里頃刻

能噉百器又能數日不食其異如此○鄭桐菴先生嘗爲余言虞山顧道民遇異人授一小鐵船一咒能且行三千里每摘生荔枝噉錢牧齋陸孟鳧後以貪心爲人誘去其船然咒術尚可行數百里崇禎巳巳京都有警撫軍曹文衡檄兵憲錢繼登勤王撫軍閉門使道民賫文往還東門未開回文已到矣此桐菴先生輩所目睹也

羊車

史稱晉武帝平吳之後兼充於遊幸宮中乘羊車任其所適宮人望幸者以鹽汁洒地竹葉插戶冀欲引羊然羊性狠劣實不能駕車考隋輿服志羊車一名輦車䕶軍羊琇私乘之司隸劉毅劾其罪其制如軺車金寶飾紫錦幰朱絲網馭童二十人皆兩鬟髻服青衣取年十四五者謂之羊車小

史駕以果下馬其大如牛武帝所乘實此
車非眞以羊駕車也挿竹灑塩蓋爲傅會

牧羊處昭君墓

漢時蘇武牧羝處則今陝西鎭番衛也山
因以蘇武名廟在鴈門關之外王昭君塚
匈奴其墓所則今山西大同也李陵臺乃
在今昌平州然則古所云絕域今皆在版
圖爲衣冠往來之衝要不亦盛乎

李基法師

李君實日華紫桃軒雜綴載海上老僧號休如者與余言李基法師尉遲敬德之子年十八有絕力每出以三車自隨一載醇酒精饌一載女樂十餘人一載兵器而自與壯士錦袍花帽以騎從遇所欲留處縱飲至醉擁女樂遍幸之而後與壯士運矛挺槊搏刺自快率以爲常乎奘法師自西

域取經伺欲立賢首宗旨而難其堪授者一日請於唐文皇曰大唐國中能承我法嗣者尉遲子耳帝命敬德令子奘剃度奘為開示數語即盡棄其習而精研宗乘然性廓落不知有戒律餓則恣飧飽則鼾睡而已一日行脚買牛肉啖之而掛其餘於錫端至一剎乃宣律師所住也留之三宿別去宣律平日受天供不御人間食至是

天供三日不至奉師行天人復來宣律曰日來爲粗行者腥穢所觸耶天人曰不然我輩嶽瀆小聖耳兩日聞本剎有大乘菩薩四洲大力神王色欲界主咸在擁護故不敢唐突今幸其行始得修敬也宣律爲之三歎此一段話未知出藏經何函何典

折柳

天下萬木莫不本於大造而柳獨列於二

十八宿者益柳寄根於天倒揷枝栽無不可活其絮飛漫天著沙土亦無不生即浮水亦化爲萍是得木精之盛而到處暢遂其生理者也其光世安得不透著天漢列於雉堞哉送行之人豈無他枝可折而必於柳者非謂津亭所便亦以人之去鄉正如木之離土望其隨處皆安一如柳之隨地可活爲之祝願耳

日出海門

崇禎壬午常熟孫芝甫先生俞謙備兵閩中一日鄭芝龍治醵相招爲長夜之飲至夜半鄭曰大人欲觀海中日出乎孫諾之遂引至舟中連舸結撕如履平地揖登小閣中設一桌二椅旁僅可容童子五六人供斟酒歌唱久而忽聞海中沸然有聲一童曰日將升矣鄭命啓窓囑孫只可覷上

孫過望見水天一色日初出海門時甚大而色赤隱然有人頭頂日輪而上日漸高人漸小迨東方將白回視其閣已離舟四五丈綴於桅竿之末及至下關梯亦不過五六層閣之擎緣升降人不及知其輕捷若此○符瑞圖云日有一黃人守者宋景文詩青帝回風還習習黃人捧日故遲遲以証所見非虛語也

天開

康熙戊寅春治平寺僧欲建大殿邀遊僧恒盈立關於官巷內諸鄉紳為之護法婦人暨子翁發喜捨拔釵書簿者日累數雖足而銀未集己卯八月初綴一小閣於木杪恒盈偃息其中名曰天開飲食便溺皆從一繩上下傾城士女往觀偏慰殊甚郡侯石公文煒檄長邑侯祖公與乾擒之

并擒住持十洲責治枷示限圓滿日放還以大快時八月初九日事也

撒花

宋時三佛齊注輦國來朝貢即請進殿撒花初撒金蓮花次撒真珠龍腦布於御座所携頃刻俱盡蓋胡人至重禮也後金兵犯闕索民財與之亦謂撒花錢以覃禮媚胡耳今人謂善費者曰一撒花義本此

舜妃兄妹

舜娶堯二女娥皇女英世所習聞也禮記云舜崩於蒼梧之野葢三妃未之從也大戴禮帝繫篇云舜娶帝堯之子謂之女匽舜者以娥皇女英女匽爲三妃漢地理志云陳倉有上公明星黄帝孫舜妻肓冢祠則舜有四妻矣山海經云舜娶癸登一作比氏生宵明燭光則舜又有一妻矣列子云

舜弟妹之所不親也父母之所不安也綱目註舜妹名顆手列女傳云瞽叟欲殺舜女弟繫憐之與二嫂諧則是舜有二妹矣越絕書云舜父頑母嚚兄狂弟傲是舜又有兄惜其名不傳〇路史載湘神爲舜二女宵明燭光非堯二女也

火靈庫

天都載載韓昌黎晚年頗親脂粉因用硫

黄米攪粥飯以啖雄雞不使與牝交千日後烹之名火靈庫昌黎間日進一隻始亦見功終致絕命又退之子昶亦登第昶啖金根車為金銀車貽笑於世見語林昶二子綰衮俱擢第衮為狀元退之名若山斗而不聞唐世有狀元衮者又何孟春餘冬叙錄云退之孫承狀元及第爲時聞人二事人鮮知者因錄之

黃羅成蝶

宋慶曆中有張九哥者混迹市丐中燕王呼而賜之酒因請以技悅王乃乞黃羅一端金剪一具疊羅而碎剪之俄成蜂蝶無數或集王襟袖或棲宮人鬢影九哥復呼之二一來集復成一匹羅中有一竅如二蝶之痕乃宮人偶捕損之耳王曰此蝶可復完羅否九哥曰不必姑留以表異

人化蝶

癸辛雜識載人化蝶一事楊昊妻江氏少艾連歲得子昊出外薨客死死之明日有蝴蝶大如掌徘徊江氏之傍竟日乃去及聞訃歸哭蝶復來遶江氏李商作詩弔之曰碧梧翠竹名家兒今作翩翩蝴蝶飛山川阻深羅網密君從何處化飛歸又李鐸郡鳳翔既卒有蝴蝶萬數自殯所以至府

宇微堧無下足處府官弔奠揮之不去踐
踏成泥大者如扇踰月方散又楊大芳娶
謝氏謝亡未斂有扇大一蝶色紫褐翩翩
自帳中出徘徊飛集終日而去周公謹有
詩云帳中蝶化真成夢鏡裏鸞孤枉斷腸
吹徹玉簫人不見世間難覓返魂香又宋
眞宗貂輿中有斑直官崔羽棄職游羅浮
學道一日坐化衆焚於紫霞亭烈焰中有

蝴蝶徑尺騰空而去

履化鳧燕鶴犬

人知葉令王喬之舃爲雙鳧不知晉南海太守鮑靚之履爲雙燕按靚爲南海時葛稚川隱羅浮靚每密過之談論達旦始去人訝其往來之頻而不見其車馬使人密伺之但見雙燕飛至網之得雙履又太平御覽載治中盧躭之履化爲鶴仙傳拾遺

載蘇秦張儀辭其師鬼谷先生先生與之履各一化爲犬甚矣履之能化物也

支化鶴

桯記寶元張主簿邵武人有宿疾於臨安得一妾欲犯之則不從凡五六年有一貧士至能造墨張舍之令造一夕聞其在妾卧室談笑張亟入見二鶴冲霄而去止留造墨餘汁張以塗之舊疾頓脫

卵生人

顧天初起元雜志載人亦有濕生卵生者濕生人如捨摩羅婆利劫初生時人皆化生女頂上生轉輪聖王亦卵生人如毗舍佉母生三十二卵卵剖生三十二男按古史徐偃王亦卵生又秦非子爲馬卵所生唐陸鴻漸江流鳥卵所出有僧聞啼聲收之既長筮之得鴻漸於陸乃姓陸而名鴻漸又

汪可孫雲宮法語載宋楊文公之祖夢武夷君托化及大年生毋産一鶴卵形剖之紫毛被體怪而棄之江濱其叔父異之追至於江化爲嬰兒收養之役爲光祿丞又紫桃軒雜綴載廣州官庫每交割出陳異卵一枚大踰斗云部民陳鸞鳳之胞也則卵之生人非盡誣也○鄭龍如偶記載曾見驢生卵

市井

學齋呫嗶今人恒言市井蓋出於後漢酷吏傳中云白首不入市井注言因井爲市交易而退故稱市井也俗言市井小人非貶詞即孟子所謂市井之臣也宋元英因讀風俗通曰井亦謂之井市言入至市有鬻賣者當於井上洗濯令香然後到市顏師古曰凡言市井者市交易之處井共汲

之所總而言其處爲市井也

鍾離漢壽

鍾離雲房自稱天下都散漢鍾離權世人誤以漢字屬下作漢鍾離而遺其名矣關公在曹時操表封公爲漢壽亭侯漢壽本亭名在犍爲郎今叙州府也世又誤以漢爲國號止稱壽亭侯同一漢字屬上屬下皆成誤謬

掃雪揀花

野獲編載明制大內每雪後於京營內撥三千名入內庭掃雪輪番出入每歲俱然亦有法消年少代充其役以觀禁掖宮殿者又南京舊制有揀花舍人額設五百名盡當年供宗廟薦新及玉食糕糉之用五百揀花三千掃雪亦兩都佳話也

鳥塑像

齊雲巖在徽州上奉乎武像相傳白鳥銜泥塑成尚餘一趾未就或言像初成時有人穴門竊視群鳥散去遂缺一指他工補之終不合也傳聞謁者靈異進香者虔心頂禮方得瞻仰金容否則毫無所睹惟見素壁而已

花姑壇碑

紫桃軒雜綴人知撫州有顏魯公楷書麻

姑壇記碑而不知撫州又有曾公書花姑壇碑花姑者女道士黃伍鄰縣靈微也年八十而有少容一日爲野象拔前嗣後齊將象每銜蓮藕以獻若於林莽神靈衛之人無敢犯者化於唐睿宗朝所葬處惟空棺開元中立仙壇院選高行女冠黎瓊仙等七人居之曾公爲刺史記其事焉○耕餘雜錄云黎瓊仙唐時所教得人即麻姑

也豈麻姑神即花姑神李君實或誤為兩神耶抑耕餘錄誤以黎瓊仙為麻姑耶而王方平蔡經事又似湊巳前人

戲白牡丹

紫桃軒雜綴俗傳洞賓戲妓女白牡丹乃宋方士顏洞賓非純陽呂祖蓋三峯內御之術其源出於老狐假令精之正安足齒天曹之劍戀可污我上聖耶

任牛行止

宋劉伯壽為耆英九老中人居玉峰即以名菴有二妾名萱草芳草皆秀麗而善音律伯壽出入乘牛吹鐵笛二妾乘驢在後以竹笛和之聲滿山谷出門不言所之牛行即行牛止即止其行也必引觴盡醉人以為仙

馬龔諧主

蘇子瞻于過嘗讀南史子瞻臥聽之因語過曰王僧虔居建康馬糞巷子孫賢實謙和時人稱馬糞諸王爲長者東漢贊論李固云觀胡廣趙戒如糞土糞之穢也一經僧虔便爲佳號而以比胡趙則糞有時而不幸汝可不知乎然糞土之墻夫子先以警宰我矣

形布衣

成化中郡布衣曇隱居葑門之東以醫卜自給足跡不出閭里吳憲陳永錫與曇同里居素剛介少容獨加敬重旦則挾冊就質疑難常至昏暮乃返又畏鮑菴以少宰歸家往叩其門曇曰吾方躬爨無五尺應門奈何鮑菴曰姑徐徐借隣家胡床坐門外良久俟其食已進方相與清談抵暮而別然曇終歲未嘗至兩公之第也

杯屐異名

紫桃軒雜綴古人以杯為不落取其常飲則昏酣之流也以盞為不托以其弱造致精則饕餮之首也以屐為不借以其各自遂用則鄙嗇之漸也余欲以不落名筆以不托名茗以不借名書屐於吾輩雅有實際云　○按不借乃草鞋非屐也筆又名不律杯又名繁落

團茶充貢

世言團茶始於丁晉公前此未有也慶曆中蔡君謨爲福建漕使更製小團以充歲貢元豐初下建州又製密雲龍以獻其品高於小團而製益精矣曾文昭詩云莆陽學士蓬萊仙製成月圓飛上天又云密雲新樣貴可喜名出元豐聖天子論者謂君謨蚤衍政事高出一世獨貢茶一事比於

宦官宮妾之愛君而閩人歲勞費於茶貽禍無窮蘇長公亦以進茶譏君謨有前丁後蔡之言云

茶具

長沙茶品精妙甲天下每副用白金三百星或五百星茶之具悉備外則以大銀椀貯之趙南仲丞相帥潭日也以黃金千兩爲之以進上方穆陵大喜盡內院之工所

不能為也昔司馬公與范蜀公游嵩山各攜茶以往溫公以紙爲貼蜀公盛以小黑盒溫公見之曰景仁乃有茶器耶蜀公聞之因留盒與寺僧而歸

食糠而肥

史記陳平家貧爲人長美色或謂平貧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視家生產曰亦食糠覈耳有叔如此不如無有朱李義

桐下所燃云錢功父尤治食物註穀部糠云陳平食之而肥竊意亦食糠覈是其嫂一時蹲沓之語糠亦何能肥人功父引之以爲証似乎失當及看本草糠令人肥又晉書王戎子萬有美名少而大肥戎令食糠而肥愈甚又醫方婦人髮黃以糠擣油傳之即黑則糠之能肥人歷有所據功父非漫言也

舜井

楮記室史記舜紀瞽瞍使舜濬井舜穿井為匿空旁出論史者多譏其鄙誕按澠水燕談河中府舜泉坊二井相通匿空旁出者也宋真宗祀汾陰車駕臨觀賜泉名廣孝坊名舜泉御製贊以記之是穿空事有跡可憑豈真舜世之遺耶抑好事者緣遷語而贗為之耶

萱

覆瓿集萱草名也詩曰焉得諼草言樹之背諼與萱同音諼之義為忘故萱草亦取其能忘憂北堂謂之背婦洗在北堂見於婚禮之文而萱草忘憂出於嵇叔夜之論後世相承以北堂謂母而有萱堂之稱不知其何所據若唐人堂階萱草之詩乃謂母思其子有憂而無歡雖有忘憂之草亦

如不見非以萱比毋也又按醫書萱草一名宜男以萱諭毋義或本此○王朗與魏太子書云萱草忘憂皐蘇釋勞無以加也皐蘇草名能釋人之勞猶萱草能忘憂也

三災石

紫桃軒雜綴蕭功曹見李太君曹家古硯頗良語人曰此三災石也人問之曰字法不奇硯一災文詞不贍硯二災牕几狼藉硯

三災好事者蔬菑作硯不知能免幾災也

金巨羅

桐下听然載明某某二相公侍講筵咨詢既久上顧小黃門先生們甚勞命賜酒內侍出二金巨羅甚大杯中鐫字云門下浼生某進某者相公名蓋以媚巨璫沒入之物也二相慚懼叩頭趨出上目之而笑未數日予告亦媿於金錢辱於撻市矣

親家

世俗凡男女締姻者兩家相謂曰親家此二字見唐書蕭嵩傳嵩子衡尚新昌公主嵩妻入謁帝呼爲親家北方以親子爲去聲盧綸作王駙馬花燭詩人主人臣是親家又稱親家翁避暑漫抄蕭瑀自稱唐朝左僕射父子親家翁五代史劉昫與馮道爲姻家而同爲相道罷李愚代之愚素惡

道之爲人凡事有稍失者悉必指以誚朐同此公親家翁所爲蘇氏閉談餘爲道與趙鳳同在中書鳳有女適道仲子以飲食不中爲道夫人譴罵趙令婢長號知院者求訴凡數百言道都不荅及去但云傳語親家翁今日好雪人稱親家翁亦有所本

惡人受報

順治甲午李按院吞先訪拏三折和尚及

優人王子嘉立枷於閶門三日而死後一人自北濠歸家聞水濱有二人清談云惡人受報不爽三折和尚死後仍問斬罪王子嘉死後又問徒罪一人問斬罪若何答云斬罪變成雞鴨之類世世受斷頭之報徒罪變成馬騾之類日日受負重行遠之報互相歎息其人駐足審視二人豁然入水而去方知爲落水鬼也

岳墳靈異

葭鷗雜識康熙丙子春浙撫王嵋谷維珍到西湖岳墳禮拜武穆畢顧瞻墓前鐵像秦檜王氏等跪于前游人必箠扑之惻然憫焉默念此事已遠欲撤而去之然未出于口也忽覺背上若有人鞭之者悚然而退途中即病進署惛然百方祈禱不愈而殂武穆在天之靈可不畏哉

錢陌

梁時用錢自破嶺以東八十爲陌名曰東錢江郢以上七十爲陌名曰西錢京師以九十爲陌名曰長錢中大同元年武帝乃詔通用足陌詔下而人不從錢陌益少至於末年遂以三十五爲陌今民間通用以九十八爲陌京師賞賚以三十爲陌吾鄉以紙裹賚入者多寡隨意大約以四十爲

倣汴梁時倣法不甚相遠

風箏

風箏一名紙鳶吳中小兒好弄之然當其搏風而上蓋亦得時則驚者歟張元長筆談載梁伯龍戲以絲繒作鳳凰吹入雲端有異鳥十拱之觀者大駭〇近又作女人形粉面黑鬟紅衣白裙入於雲霄嫋娜莫狀憑絲擺於上輒作悅耳之音且昔搖

春日則放以春之風自下而上紙鳶因之而起夏日則風橫行空中故有清明放斷鷂之諺今則四時皆可放矣

絳帳

漢馬融講授前列生徒後備女妓因施絳紗帳又苻秦韋逞之母文宣君年八十春命傳周官學亦施絳紗帳皆所以限隔男女进今訓家以例絳帳歸附道何其謬也

甘蔗宜兒食

甘蔗小兒宜食雖患痘疹食之無禁蓋醫相爭一曰性熱所以發疹一曰性寒所以解毒一曰性濕平所以無害李君實檢方書則曰蔗能飭腹中蚘蛔多者減之少者益之蓋蚘多則傷人少則穀不消惟蚘得其中則小兒無病所以宜兒益在寒熱溫平間哉

織女降臨

宋黃伯思東觀餘論鄜令公初從軍王涉寒見左右皆赤光仰視空中見輜軿車自天而下令公祝曰今七月七日必是織女降臨願賜富貴壽考神笑曰大富貴亦壽考冉冉升天而至雲際此最為七夕佳話勝蛛絲針縷多矣

管城子

紫桃軒雜綴入知毛顏傳有曾城子爲冒
黎所托而不知實有仙人曾城子晉武帝
時尹虔子張石生李方白咸師事之得其
蒸丹餌术法以昇雲天虔子在洲爲高
眞張石生爲東源伯

水能辟邪

五行各有利用而水更能辟邪如人出行
舟楫及旅店中夜卧貯清水一盂則闢香

無効又聞狐狸亦畏水不能越水而渡君疫氣侵延遇大雷雨亦可消止吾郡尤定中何康庶乙卯孝廉選補水縣令一日審一道士奸狀極其刑訊了不知痛一吏教以清水盱前噴道士身出縣即擒之一訊吐實書之以備廷鞫者之一助

黄六王穴

烺烺載京師勾欄中諢語謂紿人者曰黄

六蓋言黃巢兄弟六人巢行第六而多詐
故詐論人者皆言爲黃六也又七修戴言人
曰王八蓋後五代王建行八素無賴盜驢
馬販私鹽故人言曰王八賊今俗誤爲王
竊聞之故老曰忘八蓋忘孝弟忠信禮義
廉耻也又聞一人爲一紳對曰一二三四
五六七孝弟忠信禮義廉果初不解詢之
知爲言語忘八無耻也

只孫

元親王及功臣侍宴者别賜冠衣制飾如一謂之只孫趙康訪家傳御賜金文只孫一襲是也明高皇定用令值駕校尉服之儀從所服團花只孫是也霏雪錄載徐秋斐宫詞紅錦只孫團晚鳳是誤以只孫爲織成帷幛之類耳

石中異馬

耳新載粤中有老人業屨者坐旁置一大
石一日有收寶者見之欲出厚值售其石
老人不省所以堅不與自後因藏其石已
而悔之閱數月收寶者復至乃出以覩其
得厚價其人連稱可惜老人問故答曰石
中有異馬無價之寶以子日對之業屨者
草以爲養故得活今藏之已餓死矣老人
不信剖視之中果有死馬

禱祝有靈

吾猶及載萬曆中吳門陸氏稱盛有時過者兄弟問其名稍通歲考牌至日謁拜郡廟祈夢中預告試題其兄時選府賓親若之於按臨前歲書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一節題暗置郡廟爐下時遇禱祝得之喜不自勝俯兄復叩之日禱拜有靈否時退秘頂不渙集名人社課錄其佳者熟讀之迨

入試果出此題遂冠一軍食廩多年○蘭谿董茂才平時不肯志學衡文者將至乃晨起於至聖前焚香虔禱且取四書展開憑手所指得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節次早復虔禱又指得前題隨遍覓此題作文熟讀此外茫然一無所記也試日進號坐不勝楞䐜少懼惟默念臧武仲老大人保佑至再至三題出果然遂得高等